

九六年美国畅销书之冠
荣登《纽约时报》《出版者周刊》两大排行榜



世 纪 大 空 难 揭 秘

潘多拉航班

【美】约翰·南斯 著 吴 莹 译

潘多拉航班

[美] 约翰·南斯 著

吴 莹 译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潘多拉航班/(美)南斯(Nance, J.)著;吴莹译. —
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1997. 9

书名原文: Pandoras' Clock

ISBN 7-80091-554-9

I. 潘… II. ①南… ②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1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0666 号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科报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300 千字 印张: 14

印数: 1—10000 册 定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Pandora's Clock

Copyright ©1996 by John J. Nance

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光明日报出版社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

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, Inc.

This edition licensed by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022521

译者序

——兼论当代新兴电影式小说

流行音乐在美国的权威排行榜为 Billboard，而通俗文学的权威排行榜则属《纽约时报书评》和《出版者周刊》两大畅销书榜。《潘多拉航班》（原名《潘多拉之钟》）出版后不久，便荣登这两大排行榜榜首。

圣诞节前夕，一架满载乘客的波音 747 客机自法兰克福起飞，向目的地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飞去，不料，正值人们欣然归心似箭之际，一名乘客突然暴死机上。紧接着，官方和媒体获悉，死者生前携带一种传染速度极快的致命病毒，因而坚信整架客机上的乘客已被感染。于是乎人人自危，不仅航线沿途各国拒绝该机着陆，就连美国，这些乘客的祖国，也拒其于家门之外。在所有人眼中，这架 747 俨然已成为古希腊神话中带给人类瘟疫、战争和仇恨的潘多拉魔盒，不论飞到哪里，都会给那里的人们带来黑死病般的灾难——顷刻间，命运把这 200 多名普通乘客变成了世界的弃儿。他们怎么办？故事并未止于此。这些本该在万米高空静静“等死”的人又莫名其妙地遭到武装飞机的穷追猛打。本已扣人心弦的故事愈加扑朔迷离了。

本书作者约翰·南斯早年当过战斗机和民航客机飞行员，后专事写作，曾出版多部关于航空及航空业的畅销书。从本书中，读者可以看出，这方面的描写，作者已是得心应手。大到机场、航线，小到一个按键，一个开关，没有亲身经验，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细致的。因而在阅读过程中，读者不仅可以尽享小说情节的跌宕，又能了解到不可多得的知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说中的客机是波音 747 机型。这种客机据统计是波音诸机型中发生空难次数最多的一种，因而现在在 737 仍获最多订单，757，767 和 777 等新型客机订单日益增多的同时，波音公司已决定停止 747 的制造业务。而本书中的那架 747 可谓叱咤风云，在连连遭受导弹袭击的情况下，仍能满载乘客，纵横于大西洋之上，全然一位末世英雄的形象。

本书的导火索是一种虚构的恶性病毒。但类似的病毒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却是存在的，称为四级病原体。与艾滋病毒不同，这种病毒潜伏期短，传播途径简单，因而短时期内可造成大范围的蔓延。最近在非洲暴发的埃波拉病毒就是一例。

本书的畅销，标明了一种新的类型小说以及一种新的阅读口味的形成。阅读小说过程中，读者会自然感觉到一种电影叙事手法。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刻意地把自己摆在一架虚构的摄影机后，因而小说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都是纯客观性的，而没有任何摄影机镜头所不能直接再现的方面，如人物的内心活动和论说式的描写等。换句话说，小说作用于读者神经中枢的初级信号系统，其结果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形成视觉再现，也即“在脑子里放电影”。所以读这类小说时，有种看“大片”的感觉。

目前这种电影式小说越来越多，形成了通俗小说的一种新

潮流。但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种新潮流可以看作一种向古典的回归。古典主义时期的戏剧强调所谓的“三一律”：时间统一，地点统一，情节统一。后来的各种叙事文学形式，包括戏剧、小说和电影电视剧，几乎都打破了这种清规戒律。但这种新兴的电影式小说却在两方面上与古典创作原则求得了一致。小说情节统一：叙事过程中没有作者愤世疾俗的个人宣泄，没有长篇大论，没有伤感的抒情，一切细微末节都是为最后的高潮所做的必要铺垫。另一方面，小说的时间统一：这种小说的主要情节大多在短短几天内发生，发展，直到高潮，读来有种一气呵成之感。整个情节发生时间短，导致叙事结构加快，故事也愈发扣人心弦，让读者不忍释卷。相比而言，电影式小说的地点非但没有遵守“三一律”，反而极尽夸张之能事，唯恐不能言及世界各个角落。其结果，自然形成一种场面宏大，波澜壮阔之感。《潘多拉航班》正体现了这些特点。故事的主要情节从开始到最后用了不到两天时间，其间高潮迭起，险象环生，悬念不断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同时小说所及上至总统，下至普通乘客，近在美国首府，远及冰岛、南大西洋，上天入地，越洋过海，气势磅礴。所有这些特点实际上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节奏快、效率高、视野广阔等特点。

这种电影式小说的兴起与其商业目的是分不开的。以本书为例，整部小说可以称为一个叙事化了的电影剧本。换句话说，只稍稍作改动，小说就可以拍成电影了。这种小说的作者也都有此初衷。如果小说畅销，为电影公司看中，其改编权会给作者带来稿费之外的一笔额外收入。据称本书的电影改编权已竟卖到七位数字。

书中运用了平行蒙太奇等电影叙事手法。另外还提到许多

高新技术，如铱星通讯网，以及无线通讯网与计算机国际网络间的互联等热门技术。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。总而言之，本书是当前通俗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鸣谢：

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；西雅图波音公司；美国空军 F-15 驾驶员加里·罗得斯机长；以及杰伊·墨林纽西，感谢他在与阿森松岛联系方面所提供的帮助。

目 录

引	子	疯子的血/1
第 一 章		飞向渐渐暗去的天空/5
第 二 章		咄咄怪事/14
第 三 章		内阁紧急会议：流感？/27
第 四 章		德国不准进入，荷兰不许停留/41
第 五 章		全世界都吓坏了/49
第 六 章		盘旋。空姐的泪水，银河的星光/55
第 七 章		究竟有多可怕/63
第 八 章		英国空军——截住它！/77
第 九 章		欧米伽病毒!!! /88
第 十 章		机舱里的性游戏/100
第 十 一 章		美国总统：相当于一场核战争?! /116
第 十 二 章		恐怖的尖叫/133
第 十 三 章		唯一的陆地——非洲沙漠/141
第 十 四 章		暴乱与弹压/158

第十五章	一个要用导弹去完成的慈善之举/175
第十六章	悲哀的机长，色迷迷的乘客/190
第十七章	个人电脑：危险！/199
第十八章	全球瞩目的死亡航程/214
第十九章	地面空中——无线电采访/226
第二十章	中央情报局的阴谋/243
第二十一章	架驶舱里的女人味/256
第二十二章	卫星电话：有人要击落你们！/276
第二十三章	被特工占用的爱巢/302
第二十四章	目瞪口呆——我们自己的空军？！/313
第二十五章	“潘多拉的盒子”失踪了/335
第二十六章	白宫：找到它！/352
第二十七章	“参议员先生，我有证据……”/365
第二十八章	拚死一搏/388
尾声	神秘的祝贺者/418

引 子

疯 子 的 血

白雪皑皑的森林里，恩斯特·汉姆斯教授及时回到了林中小路的出发点。50米开外，有人正在撬他的车门。

他来这里是为了给家人拍一些风景录像带。一小时以前，当他把车停在巴伐利亚森林的美景中时，根本没有考虑到车子的安全问题。那时候，周围只有他这一辆车。

但是，眼前这个人的意图是很明显的。他身材矮胖，穿着件白大褂，正用什么工具猛砸车锁——无视汉姆斯的存在。

汉姆斯迟疑着，估量着双方的力量对比。自己身体不够壮，而窃车贼大概要比自己年轻20岁。但是此人的冒犯在汉姆斯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。

他一时怔住了，默默地站在那儿，思量着该怎么办。正在这时，他身后响起了直升飞机的声音。开始不太清楚，但越飞越近了。汉姆斯的眼睛仍然紧盯着窃车贼。接着，他把摄像机包往地下一扔，冲出树林，跌跌撞撞地跑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，边跑边喊：“该死的，你在干什么？离开那辆车！”

窃车贼猛地抬起头，向汉姆斯的方向望去。汉姆斯在半道上停了下来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窃车贼站在那儿，同样不知所措。他看看汉姆斯，又抬头看了看天，然后又看着汉姆斯，右

手徒劳地抓着车门。他的举动与其说是威胁，倒不如说是疯狂。

直升机越飞越近了。那个男人现在也听到了飞机的声音，他扭过头去，手搭凉篷，终于辨出了在头顶轰鸣的直升机。他后退了几步，一个踉跄，又站稳了，然后又后退了几步。直升机突然从汉姆斯身后俯冲过来，在停车场上空固定住。很明显，机上的人正在搜索那个窃车贼。而此时他已转过身子，没命地向树林里奔去。

飞机驾驶员犹豫了一会儿，好像在观察陷在直升机气流下的那辆汽车。汉姆斯能看见左边座位上的飞行员正在费力往下张望。片刻，直升机加快速度，向窃车贼逃蹿的方向追去。直升机旋翼叶片和喷气发动机的噪音渐渐消失，机身也渐渐远去，隐没在那片树林之中了。

直升机出现的时候，恩斯特·汉姆斯本能地后退了几步，躲入林中。他被摄像机包轻轻绊了一下，把系着一张小身份卡的绳子弄断了。现在直升机飞走了，他从林子里走了出来，顺手拾起了摄像机包，但却没有注意到，那张身份卡已经失落在雪地里了。

窃车贼的金属工具在车门把手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不管他是谁，他肯定不是一个职业窃车贼……

汉姆斯转过身，望着飞机消失的方向。他还记得飞行员的制服以及窃车贼穿的白大褂。

突然，他一切都明白了。

我打赌肯定是个逃犯，想要偷走我租来的车！

汉姆斯的肾上腺素快速分泌，心脏急跳。他感到头晕目眩，胸口疼痛。他摸出钥匙，打开车门，艰难地侧身坐在驾驶座上，这才歇了一口气。

直升飞机仍在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盘旋着。他想知道飞行员会不会把逃犯赶回停车的地方。自己徒手坐在这里，钥匙插在发动装置中，这可不那么妙。

汉姆斯钻进车内，关上门。他的手刚碰到打火钥匙，有个东西便“砰”地一声砸在了汽车的一侧。

汉姆斯猛地转过头去，发现自己正好盯着一个人的-对大眼睛。此人正是几分钟前从停车场空地逃遁了的窃贼。

汉姆斯疯狂地扭着钥匙，希望能发动起汽车，但一点用都没有。

那个人开始猛打车窗，大睁的眼睛中充满了恐惧。后面远远地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。

汉姆斯一边摇头表示拒绝，一边用颤抖的手去拧发动机钥匙。但还是不起作用。他觉得自己像在做一场恶梦——试图逃脱一个鬼怪，而又动身不得。

窃贼的脸消失了一会儿，又重新出现了。这一次，敲车窗的声音更大了。汉姆斯发现，那人正用一块石头敲打着玻璃。汉姆斯拼命转动发动机钥匙时，玻璃已开始破裂——正在这时，谢天谢地，发动机终于启动了。

一阵冷风吹到汉姆斯的左脸上。他知道那人已砸开了玻璃。他的手使劲扭动变速杆，挂上了一档。

强化玻璃的碎片散落在汉姆斯脸上。他抬起左脚，踩在离合器上，右脚把加速器猛推下去。一只手伸进车，抓住了他的衣领。

汉姆斯本能地举起双臂，掰开那人的手。突然，车子向前冲去。

汉姆斯控制着车子，顺着小路颠着冲向干道。同时，他看见

后视镜中那人已跪倒在地,没有追上来。血从他的胳膊上流了下来。

疾驶几英里之后,汉姆斯的心跳速度终于慢了下来。他把车停在路边,清点一下自己的东西。车后排座上的录像机和录像带都完好无损。录像带是准备带回马里兰给儿子儿媳的。在海德堡大学休假的6个月中,他一直打算到巴伐利亚拍一些录像带。但他把这个计划推迟到了最后一刻。他现在真希望自己没耽搁那么久。不管怎样,再有两天,他就要回到美国和他们团聚了。

汉姆斯再次踩下离合器,准备进入干道。他通过破碎的玻璃窗向左望去。突然,参差不齐的车窗攫住了他的视线。

血。

玻璃上沾满了血。显然,这是树林中那个疯子的血。

他的背上升起一股凉意。恩斯特·汉姆斯看着自己的手,发现上面有一道深深的伤口。

第一章

飞向渐渐暗去的天空

詹姆斯·霍兰机长紧张地把电话听筒挪到另一只耳朵上。他看了一下床边的钟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越洋电话还是没人接。霍兰机长烦躁不已，刚收到的传真让他心绪不宁。

10分钟后，10位度假兴致正浓的机组人员就要在休息厅中等着他了。他们将穿过街道，来到火车站，准备乘车前往法兰克福机场。这些机组人员当然知道该怎么走，但是礼节要求他机长准时赶到并领队前往。

纽约电话终于通了，铃声响了几下，可是没人接。医生究竟去哪儿了？

霍兰打开传真纸，又读了一遍，希望能找到一点线索。

梅兹希尔顿饭店霍兰机长。威利汉医生要你打个电话给他，关于近期体检。

最后，一片静电噪声中终于传来了一个遥远的声音，听起来冷冰冰的。“威利汉医生不在。你要留言吗？”

该死！是电话留言服务！“告诉他詹姆斯·霍兰机长已经给他回电话了。告诉我我现在在德国。一个小时之内我会再给他打电话。我……我确实需要和他谈一谈。”霍兰刚要挂上电话，又把听筒放在自己耳边，“喂，你能打他的呼机吗？”

但电话已经挂断。

霍兰放下听筒。他越发焦虑,3天前在纽约的体检是例行检查——只简单地查了一下前列腺。他没有癌症或任何其它疾病的征候。但是,如果医生这么着急找他的话……

他又看了一下表:下午1时54分。只剩6分钟了。

霍兰把条子折起来,放在口袋里。他正了正领带,拉上了旅行包。他在衬衫外面套上那件佩有四道绶带的制服外衣,把两个袋子放在折叠手推车里。门边有一面大穿衣镜。他在镜子前停了一会,看着自己的样子。他知道自己的眼睛下有两圈深深的皱纹,这是46年生活重压留下的痕迹。

桑德拉是第一个注意到他脸上皱纹的人。桑德拉,他的妻子——前妻,他得提醒自己记住这一点——说他该做整形外科手术。她开玩笑说,她可不愿自己的老公长得越来越像林登·约翰逊。

但后来桑德拉走了,她的离去和霍兰的外貌没有一点关系。

霍兰推开了通向大厅的门。他觉得自己已经衰老了,疲惫不堪,情绪低落。圣诞节对他来说简直是独自忍受折磨。机组人员整个上午都在忙着采购礼物。回纽约的路上,他们会一直兴高采烈。“哎,瞎折腾!”霍兰心中重复着这个词。但他决定不让任何人扫兴。

在过后横越大西洋的6小时飞行中,还要时时担心着医生的传真,可真要命。迪克·罗勃是他的副驾驶员,这更使他觉得此次飞行难以忍受。

霍兰扫了一眼大厅,没看见罗勃,他大松了一口气,也许罗勃已经在休息厅里等候。罗勃肯定会像往常一样傲慢,和年轻的空姐们调笑,或像列车长一样调整着手表的时间。他是今年